

## 情系文瀛

□ 李生明

我与大同文瀛湖结缘于想外出求职的1973年。

那年秋天，闻讯白洞矿招工，我骑自行车从大同城东40多公里处的高墙框村出发，下山、涉沟、过桥涵，才拐上凹凸不平的大张二级沙土路，时有牛皮岭、东塘坡等千米长坡，还得吭哧吭哧推车走。路上口干舌燥得不行，又时不我待，忽然看到前面不远处波光粼粼的一片大水域，问路人这才叫文瀛湖，我便绕到湖边，捧起湖水咕咚咕咚喝了个饱，然后满足地赶路。从此，文瀛湖“住进”了我的心里。

命运多舛。我热盼的矿工没当成，从此死心塌地白天劳动、晚上自学。苦心人，天不负，恢复高考，我如愿金榜题名。

大学毕业后，我从公社、县里再到原雁北地区机关，一路拼搏，很少有闲情逛文瀛湖，但我始终惦记着那湾湖水。直到多年后的一天，因帮助儿子写作文才再次光临文瀛湖，没想到原本面积数千平方公里的文瀛湖，竟然萎缩成一个不大的浅水洼。询问几位正在附近劳作的村民，他们说是湖底渗漏、御河断流，导致湖水几乎干涸。幸而2008年大同市启动了名城复兴工程，文瀛湖被纳入“一河三库一湖”防渗加固体系。历经5年挖湖堆山、种植树木、修建设施的系统治理，一片拥有4.3平方公里水域，且配套广场、草坪、花海、步道等设施的文瀛湖景区，就此奇迹般地出现在方兴未艾的御东新区。

“一湾碧水映晚霞”，这湖水也渗入我的工作范围。我在参与《大同市“蓝天碧水”调查》课题时，深究了文瀛湖的来历：清代道光年间湖畔黄莺（黄鹂）云集，故称“文莺湖”，这从“好声音耳有莺雏”诗句中可得到印证。后来为彰显湖域开阔、风光如仙境而取“瀛海”之意，雅化为“文瀛”。文瀛湖水最初源于周边泉眼，后因

工业开发，地下水位下降，改由御河补给；御河之水又来自上游孤山水库，孤山水库则依赖万泉河及内蒙古丰镇饮马河来水。一湖清水，牵连晋蒙两地的历史文化，文瀛湖年补水量约数百万立方米，因而文瀛湖也是民族融合之湖。

去年夏天，我定居加拿大从事科研工作的同学韩梅，获悉大同上榜“中国100经典目的地”，兴奋地联络她的运城老乡、现定居美国的陈楠夫妇相约来大同旅游，我们几位晋北同学全程陪同。

我们几位老同学，都已七旬上下，所以格外珍惜这次相聚。我们游览了云冈石窟、华严寺之后，便来到文瀛湖观光。大同虽不以水闻名，但亲眼见到这片相当于西湖四分之三的水面时，首次光临的同学不禁感叹：“大同竟有如此秀美的湖光山色，简直就是塞上江南！”

我在大同工作生活了40年，自告奋勇当“导游”：“文瀛湖周边村落多以‘海力’‘水泊寺’等带水的字命名。”没想到，海外同学来前都做过“攻略”，韩梅接着我的话茬得意地说：“文瀛湖是大同的绿肺，自北魏起，这里便是豪门文士游赏之地。《大同县志》记载：‘波澄一镜，滨簇千家……扁舟舳舻，文浪粼粼……’，可想当年风光无限。”话音一落，欢声笑语一片，自觉有点卖弄的我也尴尬地笑了。

漫步中，来自原籍天津市的陈楠（植物学教授）也打开了话匣子，而且如数家珍：“我看到这里除了常见的油松、垂柳、国槐，还有栎树、杜梨、五角枫、龙桑等稀有树种，应该是引种的。没想到在大同这样干旱之地，还能见到如此大面积的郁金香盛开。”快嘴韩梅再次显露才华：“我看到园内设有雨水收集系统，能有效补充湖水。”而在朔州搞生态农业的同学也看出门道，指着草沟、渗滤地说：“这些设

施能净化地表径流，恢复生态，难怪候鸟都回来了。”说到候鸟时，红嘴鸥、棕头鸥正在水面翻飞，湖心岛周边也有小群的斑嘴鸭、绿头鸭活动。我带着炫耀地说：“如果你们能在这里待上3个月，还能看到南迁过境的天鹅。”

文瀛湖景区游人如织，我们继续沿湖而行。有位同学扔烟头却找不到垃圾箱，我见状指了指灯杆上悬挂的精致不锈钢盒：“看，烟头收集器。”一位同学不由得赞叹：“设施齐全，武装到牙齿！”韩梅也感慨道：“生活在大同，真是福气啊！”

临别时，韩梅提议：“恢复高考50周年的重要节点即将到来，我要提前热身，动员旅居国外但心怀祖国的同学，在回母校参加纪念活动前先来大同‘深度游’。”大家齐声赞同。

与同学分别后，我因忙于公益庶务，几个月未涉足文瀛湖。忽然有一天，已回到加拿大的韩梅给我发微信：“我见过文瀛湖的水，还未见文瀛湖的冰。我们想在大同过一个惬意的大年，顺便策划一下我们农学771班聚会的细节。”这当然是给我“下达指令”。

为此，我特地参与了一项自发的“元旦清晨文瀛湖畔迎曙光”活动。那天，我夹在汇聚于湖畔的数百名游客与市民中，迎接了新年的第一缕阳光，而且实地考察了冰上活动，然后将一张张照片发往韩梅，还发了微信：文瀛湖银装素裹，冰面熠熠生辉。届时大家或可在坚实的冰面上滑行，还能欣赏夜幕下文瀛湖如梦如幻的灯光秀。

离春节越来越近，我的期待也越来越热切。可以想见，来自天南地北的“老”同学齐聚大同，白天携手逛名胜游文瀛吃美食，夜晚围坐话大同畅未来唠家常，那该是多么地温馨惬意、祥和美好啊！

## 小米情怀

□ 梁全

我的老家山西省应县，地处雁门关外、内外长城间，是我国农牧交错带地区。这里主要是旱作农业区，谷子是重要的栽培作物。因此，喝小米稀粥、吃小米稠粥是当地人的家常便饭。

我就是喝小米稀粥长大的。小时候，每天早晚都喝小米稀粥，偶尔早晨也吃顿小米稠粥。老年人常说：“要多喝小米稀粥，小米养人，米汤下火”。可年少的我偏偏不爱喝，总嫌清汤寡水的，但困难时期也没办法，能喝上小米稀粥就不错了。那时候正是农业学大寨的年代，村子里的孩子们放秋假都要参加农业社的生产劳动。割谷子、割黍子、撒玉米、出山药……秋收的活儿什么都干。割谷黍时常常是大人割三垄，孩子们割两垄。有时候我们也想干和大人一样的农活，大人们就会说：“你们再喝上几年稀粥吧”。可见喝小米稀粥是家乡祖祖辈辈的常态。

小时候不爱喝小米稀粥，主要原因是小米的质量参差不齐，遇上好的小米，熬出的稀粥色泽金黄，米汤入口香甜，米粒口感软绵，喝到嘴里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不好的小米色泽灰白，米汤颜色发白，米粒入口发涩，喝完感觉满嘴都是米粒渣渣。那时候，生产队种的谷子品种很难确定，因而小米的质量也不稳定。

妈妈做的小米稠粥，我还是喜欢吃的。清晨，妈妈早早起来，生火做饭。当铁

锅水开后，一碗小米撒入锅中，熬上一会儿，把米汤撇出大部分，留下少许，盖上锅盖，慢火焖20分钟左右，稠粥就熟了。这时再用大铜勺子踩一踩，把一粒一粒的小米捣碎，这样稠粥更加筋软。有时候，妈妈在做稠粥前还要在锅里放一些山药块，或胡萝卜块，增加色泽亮度和绵软程度，稠粥更绵更好吃。吃稠粥最好有点好的小菜蘸着，自家腌的乱腌菜拌点胡麻油炆葱花，我们戏称“绝配”。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我家盖新房，父亲请来好多叔伯帮忙干活，妈妈早晨就做稠粥，小菜是每人一块二寸见方的嫩豆腐，再加一些胡麻油炆葱花的凉拌菜瓜丝，那叫一个香呐！至今记忆犹新。

参加工作后，我好像好长时间没有再吃过像我家盖新房时妈妈做的那么美味香甜的小米稠粥。多年后，我们的生活水平慢慢提高了，小米也丰富了，尤其是品质较好的小米越来越多，再吃稠粥时好像又恢复了小时候的美好感觉。

在我的家乡，人们对小米的崇敬程度相当高，认为小米是上等食品。每当进入腊月，人们就开始筹备年货，其中准备食品就是一件大事。过去在农村老家，石碾子不是每家都有。我们家有一盘石碾子，一到腊月，碾房门前就开始排队，活儿似乎一直忙不完。把谷子碾成小米是一件很繁琐的事，首先得把谷子铺在炕

上席子底下，在热炕上炕几天，让谷子干透了，再把谷子倒在碾盘上，倒得厚厚的，薄了不行，容易出乱米，甚至碾成了面粉。利用石碾子微微的坑洼，把谷子的皮脱下来，再用簸箕把谷糠簸出，金黄的小米才显山露水。

除夕那天，家庭主妇们就开始做捞捞饭。捞捞饭，就是把小米煮个半熟捞出，放在盘子里，黄澄澄的小米上面放上3个红辣椒1根绿葱叶，妆点打扮后供在佛堂前。老家祖辈们讲究，正月初一到初五“生米下不得灶”，这时候捞饭就不是生米，就可以照常熬成稀粥。这种稀粥就叫余饭。小时候看见捞饭供在佛堂前，神圣得都不敢动。

农历正月初五俗称破五，按习俗要吃油炸糕。这时，农村家家户户用黄糕做成谷穗、高粱穗的形状，再用油炸，寓意五谷丰登。农历的七月十五，是祭祀先人的时节，人们要在坟上贡奉谷穗和麻穗，表示五谷丰登、后继有人、人丁兴旺。

小米是五谷丰登的化身，家乡的人民对其崇敬有加。它早已从食物的层面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深深地影响着祖祖辈辈的先民。从农耕文明、到祭祀风俗、再到诗词歌赋、成语典籍，可以说谷子是赓续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今天，我们的生活如芝麻开花，我们的食物丰富到无法想象，而我，永远不会忘却年少时的小米情怀。

二十四节气

立春



## 立春

□ 李青

乍暖还寒的日子

冰河裂纹里孩子们的惊叫  
让人突然感知春天已然来临  
冬天悄然转身步步走远  
消融流泪的冰棱，不是悲伤  
而是要把整个春天  
从骨血里进行滋养  
春鸟的叫声，虽没那么清脆  
却足以唤醒  
藏在泥土里的所有新生

冰冷的风，透过指缝滑落  
阳光温柔地抚摸着山川大地  
每一道褶皱里  
似乎都藏着苏醒的密码  
田埂上的枯草  
被阳光翻晒着新的胎动  
河流正悄悄融化  
迎春花却早已在晨光里  
把春天的情书投进季节信箱  
等待那一抹浓香与艳丽  
直抵你温暖的心房

## 春的驿站

□ 邱杰超

站成十里的琴键，等待  
弓弦般的暖流掠过枝头时  
鸟鸣泄露了行踪——  
她正提着苔藓的裙裾  
涉水而来，在每粒冻土深处  
埋下翡翠的伏笔  
沿着风的掌纹溯游

立春已窖藏了整冬的汗水  
云朵在叶脉里酿酒  
细雨织网打捞沉睡的根  
直到潮信漫过所有的褶皱  
你所途经的荒原都开始  
解开发辫，柳枝蘸饱雨水  
在天空写下第一个笔画时  
无数透明的婴孩，正推开  
种子的门帘